

AS

黄色

HUANGSE

凌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黄色

麦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黄 色
麦 甲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插页 426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247-X/I·900 定价：8.15元



作 者 像

· 作者小传 ·

麦甲，又名子心，原名徐志忻。一九四四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幼年，在古城度过伊甸园般的美妙日子。青年时代，浪迹社会，有着各种生存方式和忧郁的岁月。近年来立志并尝试开拓“东方罗马”西安的城市文学题材，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不少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等。一九八四年调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陕西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延河》文学月刊社编辑部主任。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言情小说。

作品描写了一个唐代迁徙古都西安的波斯贵族后裔于庆甫一生的遭遇。年轻时，于庆甫曾和一位半日本血统的姑娘雯雯相恋。文革中，雯雯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二十年后，于庆甫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在一次笔会上，他与年轻貌美的女作者周芬邂逅，感情缠绵，坠入情海。几经周折，当他得知自己所爱的姑娘正是自己的女儿时，大错铸成，乱伦的罪孽导致他精神崩溃。在疯狂中，于庆甫逃出精神病院，裸身奔回故乡神石庙，而故乡已被大水淹没……

作品中一组组袒露血与肉的灵魂，裸体的雕塑，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稍纵即逝的欲念、感觉，心态和潜意识的体察与捕捉，无不使你感觉到生命的冲动，触摸到一颗颗呻吟、挣扎着的灵魂。

深秋，在古城西安一幢高级宾馆的楼道里，一个身材苗条的妇人踩着红地毯，笑吟吟地向我走来。她对我说：“我认识你，还给你母亲看过病，不记得了吗？校——友？”

她说“校友”两个字时，声调特别怪。

唔，我想起来了，是她，那位女大夫！

“你也真行，逼着我撒了谎便溜之大吉，再没露过面。”说毕，她笑了，笑得很甜蜜，很动人。

她还是那么俊俏，额头上却添了些细碎的皱纹。

“你好！你好！”我们握手，微笑。

也许，我们两人亲切的交谈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他们站在房间甬道上羡慕地朝我们颌首微笑。

她没有问及我的母亲。她是大夫，能料到结局的，但我的心里仍不免感到惆怅。

匆匆握别。她正在这儿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

乘车返回单位的途中，我思绪万千，心情难以平静，尤其是碰见女大夫，思母之情油然而生。我仰靠座椅，闭目沉思，昔日的生活往事象一条小溪，淙淙地从我心头淌过……



银灰色的“尼沙”小轿车飞驰在小寨东路。回想起这次与女大夫的邂逅，我心中不禁感慨万分：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巧遇，真有趣！我耸了耸肩膀，司机纳闷地瞅了我一眼。

岁月无情，弹指十二年。是的，十二年前我陪着母亲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过那一段艰难的旅程的。母亲是很敏感的，那一路上，她肯定想了许许多多，但唯一没有想到儿子会在十二年以后乘坐着高级豪华型的小轿车，满脸喜色地途经此地。当初母亲也许认为这是通往地狱之门的小道。而今天，在我的心目中，这条道通往罗马！

哦，母亲，你可曾知道，刚才在宾馆里，中央理论局的同志还高度评价了我的作品呢！黄泉之下，你老人家应该感到欣慰。虽然，你无从得知儿子今天的生活、工作和情绪，如同我永远不能猜透十二年前你的心思一样。但今天，一奔上这条道，母亲，儿子的心又飞回十二年前，又飞到你的身边。十二年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每当夜深人静，我从书桌上抬起头来，母亲，你的身影一直在我身旁萦绕。你默默地、慈爱地瞧着我，眸子里流露着喜悦的目光。那目光在我身上久久逗留，在我心坎上永驻。这不是什么心灵感应，什么幻觉，是真实，真实存在的。母亲，我相信，只要能这么看到你，我想，我还是幸福的。我从不怀疑，我相信这是真的。

小车从大雁塔脚下调头转弯，飞快地驶向雁塔路了……哦，大雁塔，古城的象征！我想起来了，母亲那次途经此地时似乎想说什么。是的，母亲那急切而微露欣愉的目光告诉了我。我当时是

一个愚蠢的撒谎孩子，没有去寻思。母亲，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呢？是大雁塔吗？是这座在古城屹立了上千年的古塔吗？……公元六五二年，唐高僧玄奘亲自设计并指导施工筑塔。他把自己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卷和佛像藏在塔内。武则天长安年间因塔坍塌，又彻底拆除修建。以后的历史岁月，古塔同古长安命运一样，遭受战争兵火的破坏，明朝时又翻修了大慈恩寺……这是那本《西安史话》里介绍的，作者叫什么？嘘，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两人合著，而且都姓武。遗憾的是书中没有记载民国期间的修缮经过，更不曾记载外祖父……噢，是的，母亲，你当时定在回忆，回忆你的童年，回忆我的外祖父。儿子没有见过外祖父，仅仅是从纪念册中看到他的照片，隐约记得这位身穿蓝袍，腰系玄色腰带的泥瓦匠身材魁梧，相貌伟岸，令人肃然起敬。母亲，儿子还是从你那儿得知外祖父的技艺超众，待人豪爽义气。过去，我多么想去终南山下外祖父的故乡哟，那儿流传着许多外祖父的传奇故事，那儿是古城古代建筑家的摇篮……噢，生活纷繁而变幻，只有在这一瞬间，母亲，儿子才会联想起我这位神奇的祖先！眼下，我想写的东西的确太多了。也是这几年，我才闯出点名堂，还有坐在后排的老兄，嘿，他叫“猎人”。他的“荒原之梦”和我的那个中篇在全国打响，被评论界誉为“秦砖汉瓦”！刚才，理论局的老魏也大大加赞赏，他原话是怎么讲来？……

“喂，猎人，老魏是怎么说的？”

我扭过头去问猎人。

他睡意朦胧，醒了，想了想，竟一字不漏地学说了一遍：

“这次世界写作中心推荐你们的作品，法国巴黎方面颇为关注，很有可能获奖。经过磋商，有关方面准备邀请你俩去法国访问。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写出好作品！”

猎人说完，扭头去续好梦。

我望着前方的和平门，望着那巨大的城门拱洞，心儿却飞向

那遥远的欧洲……

出国访问！去法国，巴黎！那是我多么向往的地方啊！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噢，不，不，我应该去香榭丽舍大街！那是苏联小说《暴风雨》中女主人公与自己恋人“熊”约会的地方，我太应该去了！还是青少年时代，我在老屋小楼阁上，悄悄地偷看过姑姑的这本书，我在小说里寻找我的理想，我的欢乐，我的梦！读罢小说，我曾幸福地将这本书搂在怀中，闭上眼睛憧憬，憧憬自己来到巴黎，徜徉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坐在路旁长椅边，期待着我心爱的女主人公来到我身旁。那时，我会向她诉说我对她和“熊”之间的爱情的眷恋和同情，我会讲一些甜蜜而温存的话，甚或，孟浪地向她献上一吻！

哦，这是我青少年时代绮丽、浪漫之梦么？是的，是我的梦。但这个美丽的梦被日后几十年沉重而艰难的生活挤扁、扭曲、变异。吃饱肚子，寻找工作，为生存而奔波。孤独和苦闷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随着我长大成人，封建官僚家庭的十字架，也不知不觉地从长辈的肩上移到我的背部，沉甸甸地，火辣辣地，象烙铁烙在脊梁！我没有安徒生童话里的睡帽，我只好在于夜里无声地叹息，或在日记里述说苦闷。给谁？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法桐下的女主人公吧。而她，也只是一个虚幻的巴黎姑娘罢了。……谁会相信？如今我的梦想竟能成为现实！我真的要去了吗？巴黎！多美啊！这不是梦吧……

我哭了吗？那是幸福的泪，看看窗外吧，免得让“猎人”见笑。再说，有人已经这么叫我——忧郁的秦梯。

秦梯，是的，这个笔名，我还是在梦中得到启示的。同行们寻开心，说这个笔名太纤细，没劲！还说这个笔名具备暗示性、幽深性，“猎人”甚至说这笔名本身就带有“性意识”。

我心里明白，只不过是——一个梦。

在梦中，一位身材修长的女神向我走来，她明眸皓齿，面容姣美，默默地看着我。我望着飘然而至的女神，心中充满了欢乐。我期待着她能说些什么，盼着她能做些什么。然而，没有。她递给我一封信，飘然而去。离去不远，她还回眸凝望许久……

我匆匆拆开信，一张白纸。我感到自己受了愚弄，随手撕了信纸。这时，我忽然看见信封上写着两个秀丽、端庄的字——秦梯。

你是谁呢？秦梯！

你要我干什么？秦梯！……

我用了这个笔名，我取得了成功。用批评家的话来说，这笔名加上美丽的梦成为我创作的支撑物。每当秋风落叶的季节，我的创作心境达到最佳状态，我——秦梯，便会在梦境中所遇到的那位女神指引下，把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谱写到蓝格子纸上。

的确，我应该感谢生活，感谢长椅、法桐和那个美丽的梦……

“砰！”

这是什么声音？车胎爆了？也许，是孩子们在爆米花……

“别喊他，让他眯一会儿。送他去莲湖路吧，他要回家瞧他父亲……”

谁在说话？罗嗦个没完。讨厌！噢，是他，是猎人吗？这个魁汉子怎么敢横在车前？他要干什么？寻死啊？！

“喂，猎人！”

“老秦——你走吧——”

轿车从“猎人”身旁一驰而过，魁汉子对我挥挥手，喊了一声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这家伙下车后，车厢里的空间也显得大了，我舒服地伸伸懒腰，仰靠在座椅上。窗外绵绵不断的秋景不住地往后闪去，我又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

我梦见的女神，是虚幻的。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没有色彩，没有感情，冷冰冰的，象一尊雕像。但她那身姿，那倩影，却一直清晰地烙在我的脑海之中。有时，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寻觅她！这对一个已婚的中年男子是否合适？我心自然很明白。但家族之中释梦的习惯迫使我在梦境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诱惑我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这个实际存在的客体。有时，我也想，或许“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那年秋天，在四川一个美丽的小城举办的笔会上，我遇到一位端庄、文静的姑娘。她身材修长，矜持而腼腆，长得很美。见第一面时，我确实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是真的吗？我当时想。

短短两个月，我们参加笔会的人要各自完成一个篇章。大伙各忙各的，谁也不甘落伍，只有在饭桌上和宿舍里才能相聚片刻。我在饭桌上碰到她几回，我甚至冷漠地回避她那微笑的目光。天哪！我这是怎么了？想想看，她才十九岁。大专刚毕业，在一个杂志社工作。

有一天在茶话会上，她文质彬彬，却又显得落落大方地向我走来，手里还拿着一个精致的笔记本。她让我签名题辞，告诉我她叫周芬，是南宁人。她说她很喜欢读我的小说，对“秦悌”这位女作家仰慕已久，这次幸会，才知道是位须眉汉子！

她说着话还不住地捂着嘴唇轻轻地笑。

我惶惑不安。望着她那明亮的眸子，白皙的肤色，亭亭玉立的身姿，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和骚动，这是我以往从未有过的感觉。我觉察到，面前这位姑娘的一举一动是那么稔熟。她说话的音调，神态，尤其是微笑时，嘴唇张开微露牙龈时，她用手轻捂在唇上的神韵！

我沉住气，静听这姑娘的谈话。她沉稳，健谈，言语中流露出对我某些小说的偏爱之情。这些，叫我反倒不好意思了。这里边

有个缘故，因为，以往有好多女孩子，都给“秦梯大姐姐”写过信。给“她”述说自己的读后感，述说自己的婚姻、爱情及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那也许是某种暗示吧？我于庆甫本人相当冷静，非常清醒；而秦梯呢，从作者的角度必须热情地接待，每信必复。结果，收到许多痴心的求爱信！这里边有男也有女。男的粗心，从不注意小传里边的性别。女的心细，痴情……结果，妻子哭了，怏怏不乐，将一堆“情书”摆在桌头，以示昭著。我笑一笑，只用了一根火柴，便把这些“希望”点燃。

谢天谢地，她不再恭维我，只是悄悄地睇视着我，从橙汁杯子里透过玻璃看呢。

事情嘛，就是这样！这句陕西方言，是“猎人”戏谑同行的口头禅。

周芬很快和我“混熟”了。我俩常常去街头、江边，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吃饭时也厮守在一起。从年龄上，我两个成了忘年交。从感情上，我忽然觉得这位搂抱着裸露在裙裾外双膝的姑娘，身上有一股神秘的引力。她青春的生命点燃了我的欢乐火炬，我感到自己也年轻了许多。在舞会上，我竟然能随着她翩翩起舞……

离去的日子快要到了，分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江边坐了很久、很久。九月的橘州，天气有点闷热，江边倒挺惬意，江风一吹，舒适而凉爽。

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随着汨汨流淌的江水，我静静地听着。面对皓月，她问起我的身世、家庭，自己也大略地谈了谈。似乎都不想再交谈的时候，沉默降临了。

沉默许久，她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

“咱们回去吧，江边风大。”我说。

“……再待会儿。”

“待久了，别人说闲话。”我又催她。

她站了起来，江风拂动着她的短裙。这时，我才发现她眼睛里闪动着泪光。

“周芬……你哭了？”

“……”她不吱声，久久地凝视我，轻声说道：“您真象一个人。”

“谁？”

“我说不清。”

“是不是你周围的朋友或同志？”

“不，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指您的气质、神态，简直象我的……”

她忽然不能自持地偎依着我。待了一会儿，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着我的肩膀说：

“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你亲。”

“……”我一怔，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想让你……抱抱我……”

“……”我懵了，浑身灼热。

“嗯。”她仰起头，明亮的眼睛显得很迷醉。

“……不……”我感到喘不过气来。

“亲亲我。”她说，明亮的大眼睛露出期待的光。

我望着她如玉的面庞，闪闪的泪光，心咚咚乱跳。

“哦！”我沉重地呵了口气，忽然，一下子狂热地搂抱住周芬，把灼热的唇紧贴在她那可爱的小嘴唇上……

哦！周芬，梦中的女神！难道真是你？

.....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古城阴雨绵绵。

于庆甫匆匆忙忙地从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门廊里跑出来，对站在医院花坛旁一棵巨大法桐树下的母亲喊：

“妈妈，没事了，咱们回家吧。”

天阴沉着脸，下着毛毛细雨。院子里水泥地面湿漉漉地，闪着光亮。几片黄褐色的桐叶静悄悄地飘落在树旁的水洼里，空气显得又湿润又清冷。

于庆甫的母亲，一位年过半百，慈祥而淳朴的妇人正和一个穿着工作服的老头攀谈着。庆甫走过去，听见他们在交谈各人的病情：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噎，吞咽困难。”

“老太太，您不会是我这种病，兴许是胃炎，没关系，抓紧看，也不敢大意啊！”

庆甫急忙避开母亲询问的目光，他最了解母亲，她是极聪慧的人，往往瞥一眼就能猜透儿子的心思。庆甫觉得十分不安，他呆呆地站在一旁，脑子里还想着刚才在诊疗室的情景……

那位年轻的女大夫看过母亲的食道钡透X光片，一言不发，轻轻地叹了口气。

庆甫浑身一震，神色紧张地问道：“大夫，我妈的病……”

“……”女大夫不吭声，摇摇头。

“……大夫，我吃不下东西，噎，会不会是……”母亲疑惑起来，不安地问大夫。

“嗯……”女大夫沉吟起来，瞅瞅病人。

庆甫慌了，忙俯下身对女大夫耳语几句。

女大夫正色看了他一眼，嘴角闪过一丝笑意。实际上，是庆甫撒谎，冒充医学院六七届毕业生，恳求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校友”配合配合，一起“哄哄老人”。

“老太太，你的病……别担心，不要紧，是炎症，服了药会好的。再说……你儿子也懂行，听他的话，抓紧治疗，能恢复健康的。”

她还是说了。

但当她和母亲的目光相遇时，她的面颊上立刻泛起一片红晕。女大夫急忙埋下头，开了处方：消炎片、磺胺之类的片剂。

庆甫松了口气，弯下腰，对母亲说：“妈，你听清楚了吧，大夫说不要紧，你这下放心了。这儿病人多，空气不好，你先出去，我拿药单。”

母亲心神不定地从诊疗室走了出去。

庆甫望着老人花白的头发，经年劳累而稍显佝偻的背影，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攫住了他。他的心急剧地跳动着，脑袋嗡嗡作响，浑身灼烧。他的心在哭泣，在无声地哀诉：天哪，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的命运竟会如此悲惨吗？我可怜的母亲，难道真的要远离家门，丢下我们不管吗？啊！啊！他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自己的头。

转过身子，他面向那位身材纤细的女大夫，痛苦不堪地说：

“大夫，看在我是咱学院学生的份上，救救我的母亲！咱都是同龄人，应该互相理解啊！我被分到山沟野乡，多年不在母亲身旁，老人熬煎受罪，积劳成疾，大夫，你救救她吧！”

顿时，诊疗室的大夫和病人都愣住了，目光刷地集中到庆甫和女大夫身上。

沉默片刻，那寻常而自然的询问声，器械撞击的金属声，又继续嗡嗡作响。

“你急有什么用呢？”女大夫用责备的目光瞅了他一眼，说道：“这种病，嗯，按你说的，咱们是校友，”她说到这儿，想笑，但那一丝笑容还未绽开便消失了。“你自然明白，只好化疗，钴60，怎么样？再说病人相当多。让我看看。”女大夫同情却又无奈地翻着化疗登记簿。

“下月中旬吧。”她仰起头，用蘸笔杆拨弄着下巴颏，凝神看着他，目光柔和而亲切。

“那就太晚啦！照顾照顾吧，又是一个学校的。”庆甫急切地恳求。

“唔，让我再看看……那好吧，照顾你，插个队，下周五。唔，校友，怎么样？回去劝劝老人，别吃力。”她接着又用埋怨的语气说道：“老太太食道上都5公分了……你早干什么去了？”

她盯了盯庆甫嘟囔了一句，迅速地登记了母亲的姓名、地址和病况。

庆甫感激地直点头，便去取药交费。

但是，当他走进医院走廊时，他忽然果断地决定放弃这一切努力得到的“照顾”。

不！不能让母亲提前知道病情！他想，倘若一旦加入钴60化疗的队列，势必会引起母亲的猜疑，导致精神上的崩溃，那反而会加剧母亲的痛苦，加速母亲生命的死亡！要沉住气，回家与父亲商量以后再做定夺。而且一定要守口如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亲朋力量，尽家中一切可以尽到的人力、财力，充分发挥自己和姊妹们的聪明才智，~~运用自己的一切文化~~知识和世上最有效的灵丹妙药、祖传秘方，~~挽救母亲的生命！~~和病魔作斗争！保住母亲的生命！

他咬紧牙关，鼓着腮帮，在内心深处发誓！然后一口气冲下